



你生病，我來探望你——一位醫院牧師的步履行蹤

張陵兮牧師



地由人生抹去。然而複雜的情緒折磨著她——羞愧自己沒有定力、懊悔傷害父母的心、自責殘害了無辜的生命……

遞給她。她的口乾解決了，竟然安靜下來講述被女兒、洋女婿拋棄的故事。我解釋給她聽：「這是醫院，不是牢房！」她順從地換掉衣服，就睡著了！天快亮，我才驅車回家，路上，不禁揣摩，這位老人家需要的是一只橘子呢？還是一份瞭解的安慰？

鍾愛之地

我想到接受「院牧訓練」期間，老師的話：「我們教員只是助產士，協助你們將所有的生命完美地誕生出來。」不同的人格、性情、修養、學識、靈命、經歷與家庭背景，造成不同的院牧，流露出不同的生命。我們處於事奉中仍須不斷地學習和長進，面對每一個獨特的狀況、病人與症狀；更要心存謙虛和警惕，才不致流於形式化的服務。

院牧在緊急狀況中能處變不驚，陪伴家屬去停屍間告別時能氣定神閒，於重度創傷單位（Trauma Base）、手術室協助安撫病人與家屬能夠體貼柔和。我想神為何賜給我院牧責任，是因為我曾經幾乎失去了女兒。

剛來美國不久，舉目無親，女兒乘車時發生車禍，臉孔縫了五十五針、肋骨折斷、骨盤錯位……我待在急救加護病房九天，不眠不休地祈禱，等待她清醒。這份刻骨銘心的經歷，讓我更體諒病人和家屬的心情處境。想不到，這家醫院竟然是我最初接受「院牧訓練」的地方。

人落入苦難，既無奈又痛苦，並不期望別人說教，更難以承受責備。院牧就要適時地、專業地、以同理心給予援助，讓病人、家屬能走過這一程生命與心靈的低谷。

我事奉十餘年，不僅得到造就與成長，認清自己的有限與神的偉大，也體會到步履行蹤所到之處，都是神鍾愛之地，我便在那兒遇見祂。

作者為本會會友，現任紐約市布碌崙區「信義會醫院」院牧。全文摘自《神國》雜誌07年3月第7期，經原作者同意，獲允轉載。

心苑漫步

我心中躊躇著如何向這位藏族病人溝通，他臉色蒼黃，嘴角乾裂，軟弱無力地躺在床上，但那綻開的笑容，以及努力用有限的英文與普通話和我交談的誠懇，著實令人難忘。

走進三樓癌症末期病房，遍尋不著他，到社工處查詢，才知道他昨天已經去世，現在仍沒有人認領埋葬……。上一次的談話，竟成了永別！醫院牧師與病人常常只有一、兩次見面的機會，相晤雖短暫，卻常是生命影響生命的經歷。

醫院牧師也是急救團隊的一員，當醫護人員忙碌地急救病人時，院牧總是團隊的支持。在現場，連主治醫生、實習醫生都需要關懷。

受重傷的病人若神智清楚，院牧可以陪著他（她），隨著推床，邊走邊講地前往斷層掃描（CAT Scan）室，或是手術室。這時病人心靈上有各樣需要，除了為他禱告，院牧還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來支持、安撫、鼓勵這位病人與他（她）身旁的家人。

多方儲備

在美國的醫院裡，常常會見到醫院的牧師、傳道人探訪自己教會的會友，但是醫院指派牧師駐守，隨時提供心靈、情緒服務的卻不多，華人成為院牧更是罕見。在醫院擔任牧師，一般而言，除了要具英語溝通的能力，擅長人際關係互動，具有團體精神、心理輔導、牧養的經驗，還得喜歡在緊急狀態中工作。

除此以外，他（她）必須擁有神學學位，經過宗派的認可按立，又接受過「臨床牧養教育」（Clinical Pastoral Care Education，簡稱C.P.E）的培訓。美國一般主流教派的神學生，畢業前都要用10到12個

星期，全時間在醫院接受C.P.E.教育。這個經驗不是研讀課程，也非修習學分得學位。C.P.E.的重點，是讓學習者於現實環境中，認識自己的優點和弱點，因而能面對自己、預備事奉。

實際臨在

記得1992年，我在教會實習期滿，就獲得費城郊區的愛賓頓紀念醫院（Abington



張陵兮探望新生嬰兒

Memorial Hospital, Abington, PA) 錄取為駐院實習院牧，接受C.P.E.進深教育。第一天在急診處當班，就和死亡相遇。

年輕的死者鋪設屋瓦時誤觸高壓電死去。他的兄弟和父親也同為屋瓦工人，站在隔壁的屋脊上眼睜睜地看著他被燒焦。他的一大群家人，塞滿了急診室。我要怎麼撫慰這份頓失親人的驚恐與悲痛呢？實在無話可說，只是在他們中間，陪著他們同在哀傷裡，院牧成為神臨在的實際在場者。

有一天，我走在街上，有位開朗迷人的年輕女郎向我打招呼：

「牧師，你好，還記得我嗎？」我向她笑笑，真的想不起她是誰了！

「我是G.G.，我在信義醫院流產時，你來看我……」

「喔！你現在好嗎？都復元了嗎？」

「我現在很好，身體都復元了，我又回到學校念書……」

我想起來了！G.G.，單獨來到急診處，不久，就流產了。護士要求我去探望她。虛弱的G.G.，雙手搗著臉龐，眼淚從手指縫間淌出。

這偷情、懷孕的一頁原可以悄悄



張陵兮牧師和她的義工合照

進修過「分憂解困」（Resolve Through Sharing）課程，冀能適切有效地做孕兒喪亡的輔導（Prenatal loss counseling）。那天，我不僅運用專業知識，還禁不住流淚，陪她走過這痛苦時刻。如今，看見這位女孩充滿希望活力面對生活，我不禁為她感恩，覺得所付出的時間、代價，都是值得的。

瞭解安慰

院牧的生涯中，經常接獲緊急電話。

「那個病人大發雷霆，蠻不講理，不睬醫師，不理護士，請你來和他談談好嗎？」焦頭爛額的病房工作人員，從病歷上察出我曾經和這位病人談話的記錄，就打電話來求援。

原來這位患上嚴重糖尿病的病人，害怕「失明之後，又要喪失一條腿」，他陷入悲哀、憤怒、恐懼的翻騰情緒中，觸發了暴躁的行為。他只願意向信得過的人傾訴，我只有靜聽的份。

還有一次，深夜一點半，護理主任來電，非要我到醫院四樓不可。「有位華人病人不肯進病房，保安警衛也安置不了她，已經糾纏了幾個小時啦！」

我趕到時，聽出她聲音沙啞，就用普通話問她：

「你口渴嗎？」

「我不喝他們的水，我怕！」

「好不好吃個橘子？」

我剛好帶了個大橘子，剝開，一瓣一瓣地

徵稿

本報將於今年十二月改為雙月刊形式出版，首期主題定為：凡事謝恩。旨在鼓勵兄弟姊妹將神在各人生命不同的作為記錄下來，湊成一幅豐富多采的拼圖，喚醒身邊的親人、朋友、同事堅定信靠真神，活出美麗感恩的人生，榮耀主名。歡迎弟兄姊妹踴躍投稿，見證主愛，由於篇幅所限，每稿限700字，稿件請電郵至 kcbc@baptist.org.hk 或投入A升降機旁的收稿箱；截止日期為今年十一月三日。

怡情劇目

灰羊

不許人間見白頭

李祥禧小學舉辦班際歌唱比賽，剛到了小二乙班上臺獻唱。小朋友們尚未站好，眾家長爭先恐後搶到台前的最佳位置，抽起雙手拿著照相機，面部表情拉緊向著自己的寶貝，抓緊捕捉「小甜心」的每一刻。

差不多有二十多雙手提起影相機擋在前頭，坐在後排的慧兒拿著相機，總沒法避開前面的相機而攝下女兒詠詩合唱時的情景。幾分鐘歌聲，閃光燈此起彼落，燦若繁星。唱畢，家長興奮地拍掌後，便走回原先座位坐下。慧兒隔鄰的美芝剛返回座位，看見兒子智超回來便忍不住吻他的臉頰說：「叻仔！」。接著，便拿著書包跟他說：「跟慧兒姨姨說再見罷！」智超一言不發。

「這麼快便走？還有數班未曾表演呢！」慧兒說。

「不，他現在要趕上小提琴課，之後要上珠算堂，然後學跆拳道，晚上我們還會到會展吃自助餐。」

「吓，這麼多！我知道他平日已有學習鋼琴、英語會話、游泳、繪畫，還有各科補習。會不會太多？」

「不多。我希望他無論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都有美好的發展嘛！好了，我趕時間，先走了。」

看著美芝的背影，慧兒琢磨該否讓詠詩多學幾種課外活動，以增強她的競爭力。

* * * * *

夕陽的斜暉映照著灰白色的牆壁。牆壁前方放著一張張可以盛餐具的椅子。每張椅子都有一張老去的臉。用過餐後，他們都坐在椅上，面向前方的電視。電視熒光幕不停播

送影像，這些似乎並不重要。只要輕輕掃視這一排長者的眼神，便會發現他們目光渙散，沒有焦點。彷彿是一匹失卻彈性褪色的布，在這裏直挺挺地晾著。不知從那個時候開始，空氣似乎沒有流動，每個人彷彿都昏昏沉沉地，等著。

這是一所位於慈雲山的安老院的大廳。除了電視聲音外，有一位婆婆偶爾發出呻吟歎氣之聲，一切都靜悄悄的。若聽到大廳傳來的腳步聲，眾人視線都一致朝著大廳的入口，看看是否有親人來探望。然而，一位瓜子面形嘴角帶笑的婆婆，跟旁邊長臉婆婆談話而打破悶局。

「亞蘭，你兒子做甚麼工作？」

「嬋娟，我兒子做電器技工。」

「哦，不錯，是正當工作。我女兒讀書很聰明，她是會計師。我自小就培養她，努力賺錢供養她唸大學。她現在在大公司做會計師，薪金不錯。」

亞蘭抿嘴一笑，沒有回應。

「你媳婦做甚麼工作？」嬋娟說來興起。

「她做文員。」

「哦，也不錯。我女婿做工程師，也很能幹，老闆很信任他。我女兒一家住在海逸豪園，千多呎單位。」嬋娟笑得燦爛，魚尾紋盡顯。

亞蘭目無表情，沒興致聽下去。

「我女兒其實很孝順，每次來都買很多食物。」

「孝順？她很久也沒有來了。」亞蘭側過頭來回話。

「做會計師跟普通文員相比？她很忙碌，甚麼也要她

簽名，常常加班，還要照顧孫兒，那裡有時間。相信要到聖誕節才有時間來。」

突然聽到腳步聲，眾目光投向大廳門口。原來是亞蘭的媳婦慧兒拿著一袋葡萄進來。嬋娟的面容，明顯流露著失望。

慧兒跟家姑亞蘭寒暄幾句，將葡萄洗淨給她吃。

「今天跟詠詩拍的照片，詠詩是第一行第三個，你看！」慧兒拿著數碼相機熒幕給亞蘭看。亞蘭笑容滿面。嬋娟眼睛也瞟向熒光幕，有點好奇。

「給你看我女兒，婆婆。」慧兒拿著相機讓嬋娟看。

「美芝！還有外孫兒智超！」嬋娟從相中看到美芝拿著相機的背影和智超在臺上歌唱的模樣，感到嘩然。

「婆婆，原來你是美芝的媽媽！我是智超同學的媽媽，這是我女兒！」慧兒手指著相機屏幕上的詠詩。

「哦！原來這樣！這個世界真細小。」嬋娟聚精會神地看著女兒美芝的身影和外孫兒智超面容，眼睛沒有離開過熒幕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她抬起頭看著慧兒，輕聲地問：「他們現在可好嗎？」

「他們很好呀，今晚還一家去會展吃自助餐。」慧兒微笑回答。

嬋娟再沒有說話。美芝已經九個多月也沒有探訪她了。她嘴角仍帶著點點笑意，然而跟她臉部肌肉又不大協調，既落寞又和藹。她突然站起來，雙手扶著助行鋁架，眼睛卻失去了焦點，隨著鋁架一下一下的咯咯聲，緩緩地走回自己的房間裏。

作者是本會會友，哈該成長班班員。